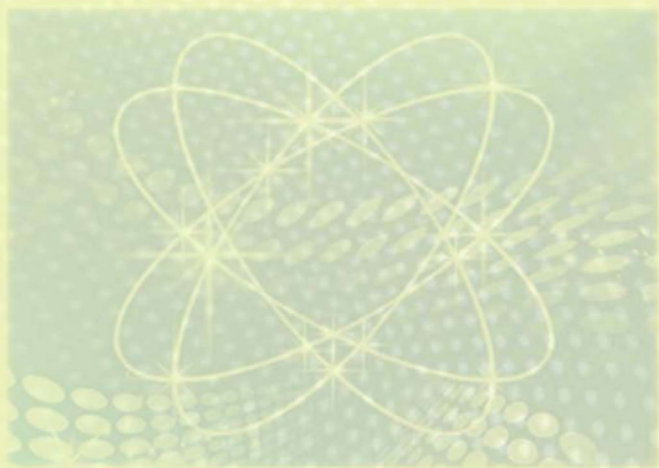


肉蒲团

李渔 著



目 录

《肉蒲团》卷之一 觉后禅——春	1
第一回 止淫风借淫事说法 谈色事就色欲开端	2
第二回 老头陀空张皮布袋 小居士受坐肉蒲团	6
第三回 道学翁错配风流婿 端庄女情移薄情郎	14
第四回 宿荒郊客心悲寂寞 消长夜贼口说风情	27
第五回 选手姿严造名花册 狗情面宽收雪鬓娘	34
《肉蒲团》卷之二 觉后禅——夏	39
第六回 饰短才漫夸长技 现小物貽笑大方	40
第七回 怨生成抚阳痛哭 思改正屈膝哀求	48
第八回 三月苦藏修良朋刮目 一番乔卖弄美妇倾心	55
第九回 擅奇淫偏持大礼 分馀乐反占先筹	62
第十回 聆先声而知劲敌 留余地以养真才	67
《肉蒲团》卷之三 觉后禅——秋	75
第十一回 穿窬豪杰浪挥金 露水夫妻成结发	76
第十二回 补磕头方成好事 因吃醋反结同心	81
第十三回 破釜沉舟除隐恨 卧薪尝胆复奸仇	93
第十四回 闭户说欢娱隔墙有耳 禁人观沐浴此地无银	99
第十五回 同盟义通通宵乐 姊妹平分一夜欢	105
《肉蒲团》卷之四 觉后禅——冬	114
第十六回 真好事半路遭魔 活春宫连箱被劫	115
第十七回 得便宜因人瞒己 遭涂毒为已骄人	122

第十八回	妻子落风尘明偿积欠 兄弟争窈窕暗索前逋	134
第十九回	孽贯已盈两处香闺齐出丑 禅机将发诸般美色尽成空	139
第二十回	布袋皮宽色鬼奸雄齐摄入 旃檀路阔冤家债主任相逢	146

《肉蒲团》卷之一 觉后禅——春

第一回 止淫风借淫事说法 谈色事就色欲开端

词曰：黑发难留，朱颜易变，人生不比青松。名消利息，一派落花风。悔杀少年不乐，风流院，放逐衰翁。王孙辈，听歌金缕，及早恋芳药。世间真乐地，算来算去，还数房中。不比荣华境，欢始愁终。得趣朝朝，燕酣眠处，怕响晨钟。睁眼看，乾坤覆载，一幅大春宫。

这一首词名曰《满庭芳》。单说人生在世朝朝劳苦事事愁烦，没有一毫受用处，还亏那太古之世开天辟地的圣人制一件男女交媾之情，与人息息劳苦解解愁烦，不至十分憔悴。照拘儒说来，妇人腰下物乃生我之门，死我之户。据达者看来，人生在世若没有这件东西，只怕头发还早白几年，寿还略少几岁。不信单看世间的和尚，有几人四五十岁头发不白的？有几人七八十岁肉身不倒的？或者说和尚虽然出家一般也有去路，或偷妇人或狎徒弟，也与俗人一般不能保元固本，所以没寿这等。请看京里的太监，不但不偷妇人不狎徒弟，连那偷妇人狎徒弟的器械都没有了，论理就该少嫩一生，活活几百岁才是，为何面上的皱纹比别人多些？头上的白发比别人早些？名为公公实像婆婆？京师之内，只有挂长寿匾额的平人，没有起百岁牌坊的内相。

可见女色二字原于人无损，只因《本草纲目》上面不曾载得这一味，所以没有一定的注解。有说它是养人的，有说它是害人物。若照这等比验起来，不但还是养人的物事，他的药性与人参附子相同，而亦交相为用。只是一件，人参附子虽是大补之物，只宜长服，不宜多服；只可当药，不可当饭。若还不论分两，不拘时度饱吃下去，一般也会伤人。女色的利害与此一般。长服则有阴阳交济之功，多服则有水火相克之弊。当药则有宽中解郁之乐，当饭则有伤筋耗血之忧。世

上之人若晓得把女色当药，不可太疏亦不可太密，不可不好亦不可酷好。未近女色之际，当思曰“此药也非毒也胡为惧之，”既近女色之际，当思曰“此药也非饭也胡为溺之”。

如此则阳不亢阴不郁，岂有不益与人哉。只是一件，这种药性与人参附子件件相同，只有出产之处与取用之法又有些相反，服药者不可不知。人参附子，是道地者佳，土产者服之无益。女色，倒是土产者佳，倒地者不惟无益且能伤人。何谓土产？

何谓倒地？自家的妻妾，不用远求不消钱买随手扯来就是，此之谓土产。任我横睡没有阻挠，随他敲门不担惊恐。既无伤于元气，又有益于宗祧。交感一翻，浑身通泰。岂不谓之养人？艳色出于朱门，娇妆必须绣户。家鸡味淡不如野鹜新鲜，旧妇色衰，争似闺雏小艾，此之谓倒地。若是此等妇人，眠思梦想，务求必得，初以情挑，继将物赠，或逾墙而赴约，或钻穴而言私。饶伊色胆如天，倒底惊魂似鼠，虽无人见似有人来。风流汗少而恐惧汗多，儿女情长而英雄气短。试身不测之渊，立构非常之祸，暗伤阴德，显犯明条，身被杀矣。若无偿命之人，妻尚存兮。尤有失节之妇，种种利害惨不可当。可见世上人与女色二字断断不可舍近而求远，厌旧而求新。

做这部小说的人原具一片婆心，要为世人说法，劝人窒欲不是劝人纵欲，为人秘淫不是为人宣淫。看官们不可认错他的主意。既是要使人遏淫窒欲，为甚麽不著一部道学之书维持风化，却做起风流小说来？看官有所不知。凡移风易俗之法，要因势而利导之则其言易入。近日的人情，怕读圣经贤传，喜看稗官野史。就是稗官野史里面，又厌闻忠孝节义之事，喜看淫邪诞妄之书。风俗至今日可谓靡荡极矣。

若还著一部道学之书劝人为善，莫说要使世上人将银买了去看，就如好善之家施舍经藏的刊刻成书，装订成套，赔了帖子送他，他还

不是拆了塞瓮，就是扯了吃烟，哪里肯把眼睛去看一看。不如就把色欲之事去激动他，等他看到津津有味之时，忽然下几句针砭之语，使他瞿然叹息道“女色之可好如此，岂可不留行乐之身，常还受用，而为牡丹花下之鬼，务虚名而去实际乎？”又等他看到明彰报应之处，轻轻下一二点化之言，使他幡然大悟道“奸淫之必报如此，岂可不留妻妾之身自家受用，而为情珠弹雀之事，借虚钱而还实债乎？”思念及此，自然不走邪路。不走邪路，自然夫爱其妻妻敬其夫，周南召南之化不外是矣。此之谓就事论事以人治人之法。不但座稗官野史当用此术，就是经书上的圣贤亦先有行之者。不信且看战国齐宣王时孟子对齐宣王说王政。那宣王是声色货利中人，王政非其所好，只随口赞一句道“善哉信乎”。孟子道：“王如善之，则何为不行？”宣王道：“寡人有疾，寡人好货。”孟子就把公刘好货一段去引进他。宣王又道：“寡人有疾，寡人好色。”他说到这一句已甘心做桀纣之君，只当写人不行王政的回帖了。若把人道学先生，就要正颜厉色规谏他色荒之事。从古帝王具有规箴：“庶人好色，则亡身；大夫好色，则失位；诸侯好色，则失国；天子好色，则亡天下”。宣王若闻此言，就使口中不说，心上毕竟回复道：“这等，寡人病入膏肓，不可救药，用先生不着了。”谁想孟子却如此反把大王好色一段风流佳话去钩住他，使他听得兴致勃然，住手不得。想太王在走马避难之时尚且带着姜女，则其生平好色一刻离不得妇人可知。

如此淫荡之君，岂有不丧身亡国之理？他却有个好色之法，使一国的男子都带着妇人避难。太王与姜女行乐之时，一国的男女也在那边行乐。这便是阳春有脚天地无私的主。化了谁人不感颂他，还敢道他的不是？宣王听到此处自然心安意肯去行王政，不复再推“寡人有疾”矣。做这部小说的人得力就在于此。但愿普天下的看官买去当经

史读，不可作小说观。凡遇叫“看官”处不是针砭之语，就是点化之言，须要留心体认。其中形容交媾之情，摹写房帷之乐，不无近于淫褻，总是要引人看到收场处，才知结果识警戒。不然就是一部橄榄书，后来总有回味？其如入口酸齏，人不肯咀嚼何？我这翻形容摩写之词，只当把枣肉裹着橄榄，引他吃到回味处也莫厌。

摊头絮絮，本事下回便见。

第二回 老头陀空张皮布袋 小居士受坐肉蒲团

说话元朝至和年间，括苍山中有一个头陀，法名正一，道号孤峰。他原是处州郡学一个有名诸生。只因性带善根，当其在襁褓之中不住的咿咿唔唔就像学生背书一般。父母不解其故。有个行脚僧上门抄化，见了鬢抱在手中，似啼非啼似笑非笑。僧人听之说他念的是《楞严大藏真经》，此子乃高僧转世。就回他父母乞为弟子。父母以为妖言，不信。大来教他读书，过目成诵。但功名之事非其所愿，屡次弃儒学佛，被父母痛惩而止。不得已出来应试，垂髫就入泮，入泮就帮补。及至父母亡后，他待二年服阙，将万金家产尽散与族人。自己缝一个大皮袋，盛了木鱼经藏等物，落去头发，竟入山修行。知道者称为孤峰长老，不知道的只叫他做皮布袋和尚。与众僧不同，不但酒肉淫邪之事戒得甚坚。就于僧家本等事业之中也有三戒。

那三戒是：不募缘，不讲经，不住名山。人问他为什么不募缘，他道：“学佛之事大抵要从苦行入门。须劳其筋骨，饿其体肤，使饥寒之虑日迫。饥寒之虑日迫则淫欲之念不生，淫欲之念不生则秽浊日去，清静日来。久之自然成佛。若还不耕而食，不织而衣，终日靠着施主拿来供养。腹饱则思闲步，体暖则爰安眠。闲步而见可欲，安眠即成梦想。无论学佛不成，种种入地狱之事不求而自至矣。我所以自食其力，戒不募缘。”人问他为甚麽不讲经，他道：“经杆上的言语是佛菩萨说出来的，除非是佛菩萨才解得出。其余俗口讲经，犹如痴人说梦。昔陶渊明读书不求甚解。夫以中国之人读中国之书，尚且不敢求甚解，况以中国之人读外国之书，而再妄加翻译乎？我不敢求为菩萨之功臣，但免为佛菩萨之罪人而已。以此知愚守拙，戒不讲经。”

人又问何不住名山，他道：“修行之人须要不见可欲，使心不乱。天下可欲之事不独声色货利。就是适体之清风，娱情之皎月，悦耳之禽鸟，可口之薇蕨，一切可爱可恋者皆是可欲。一居胜地，便有山灵水怪引我寻诗，月姊风姨揽人入定，所以如名山读书者学业不成，如名山学道者名根难净。况且哪一处名山没有烧香的女子随喜的仕官？月明翠柳之事乃前车也。我所以撇了名刹来住荒山，不过要使耳目之前无可沾滞的意思。”问者深服其言，以为从古高僧所未发。他因有此三戒，不求名而名日彰。远近之人发心皈依者甚众，他却不肯轻收弟子，要察他果有善根绝无尘念者，方才剃度。略有一毫信不过，便拒绝不收。所以出家多年，徒弟甚少，独自一个在山涧之旁构几间第屋，耕田而食，吸泉而饮。

一日，秋风萧瑟，木脱虫吟。和尚清晨起来，扫了门前落叶，换了佛前净水，装香已毕，放下蒲团，就在中堂打坐。忽有一少年书生，带两个家童走进门来。那书生的仪表生得神如秋水，态若春云。一对眼睛比他人更觉异样光焰。大约不喜正观扁思邪视，别处用不着，唯有偷看女子极是专门。他又不消近身，随你隔几十丈远，只消把眼光一瞬，便知好丑。遇者好的就把眼色一丢。那妇人若是正气的，低头而过，不着到他脸上来，这眼光就算是丢在空处了。若是那妇人与他一样毛病的，这边丢去，那边丢来，眼角上递了情书，就开交不得了。所以不论男子妇人，但生下这种眼睛就不是吉祥之兆，丧名败节皆由于此。看官们的尊目若有类此的不可不慎。彼时这书生走进来，对佛像拜了四拜，对和尚也拜了四拜，起来立在旁边。

和尚起先在入定之时不便回礼，待完了工课方才走下蒲团，也深深回了四拜。叙坐已定，就问其姓名。书生道：“弟子乃远方之人，

游苏浙中，别号‘未央生’。闻师父乃一代高僧两间活佛，故此斋戒前来，口仰说话。”

你道那和尚问其姓名他为何不称名道姓，却说起别号来？看官要晓得元来之时士风诡异，凡是读书人不喜称名道姓俱以别号相呼。故士人都有个表德，有称为“某生”，有称为“某子”，有称为“某道人”。大约少年者称生，中年者称子，老年者称道人。那表德的字眼也各有取义，或是情之所钟，或是性之所近，随取二字以命名，只要自己明白，不必人人共晓。书生只因性耽女色，不善日而喜夜，又不喜后半夜而喜前半夜，见《诗经》上有“夜未央”之句，故此断章取义名为“未央生”。

当时和尚见他称誉太过，愧不敢当，回了几句谦逊的话。其时瓦铛之中斋饭已熟，和尚就留他吃了晨斋。两个对坐谈禅，机锋甚合。原来未央生性极聪明，凡三教九流之书无不浏览。这禅机里面别人千言万语参不透的，他只消和尚提头一句就彻底了然。和尚心下暗想道，好个有知识的男子，只怪造物赋形有错，为何把一副学佛的心胸配一个作孽的相貌？我看他形容举止分明是个大色鬼，若不把他收入皮布袋中，将来必到钻穴逾墙，酿祸闺闼。天地间不知多少妇人受其涂毒。我今日见了这悖乱之人而不为众人弥乱，非慈悲之道也。就对他道：“贫僧自出家以来阅人多矣。那些愚夫愚妇不肯向善的固不足道，就是走来参禅的学士，听法的宰官也都是些门外汉，能悟禅机的甚少。谁想居士竟有如此灵明，以此学禅不数年可登三昧。人生在世，易得者是形体，难得者是性资。易过者是时光，难过者是劫数。居士带了作佛的资性来，不可走到鬼魅的路上去。何不趁此朝气未散之时，割除爱欲，遁入空门。贫僧虽是俗骨凡胎，犹堪作他山之石。果能发此大愿，力注此大因果，百年后上可配享于僧伽，下亦不至听命于罗刹。

居士以为何如？”未央生道：“弟子归禅之念蓄之已久，将来少不得要归此法门。只是弟子尚有二愿未酬，难于摆脱。如今年纪尚幼，且待回去毕了二事，安享数年。到那时然后来摩顶皈依，未为晚也。”

和尚道：“请问居士有哪二愿？莫非是要策名天府，下酬所学？立功异域，上报朝廷么？”未央生摇头道：“弟子所愿不是这二事。”和尚道：“既不是这二事，但所愿者毕竟是何事？”未央生道：“弟子所愿者乃是自己力量做得来的，不是妄想的事。不瞒师父说，弟子读书的记性，闻道的悟性，行文的笔性，都是最上一流。当今的名士不过是勉强记诵，移东换西，做几篇窗稿，刻一部诗文，就要树帜词坛，纵横一世了。据弟子看来那是假借，要做真名士毕竟要读尽天下异书，交尽天下奇士，游尽天下名山，然后退藏一室，著书立言传于后世。幸而挂名两榜，也替朝廷做些事业，万一文福不齐老于墉下，亦不失为千古之人。故此弟子心上有私语二句道：要做世间第一个才子，……”和尚道：“这是第一句了。那第二句呢？”未央生待开口又复吞声不好说出的意思。和尚道：“第二句居士既然怕讲，待贫僧替说了吧。”未央生道：“弟子心上的事师父那里说得出？”和尚道：“贫僧若说不着，情愿受罚。只是说着了，居士不要假推不是。”未央生道：“师父若说得着，不但是菩萨又是神仙了，岂敢遁词推托？”和尚不慌不忙道：“是‘要娶天下第一位佳人’”。

未央生听了不觉目瞪口呆，定了半晌，方才答道：“师父真异人也！这两句私语是弟子心上终日念的，师父竟像听见了一般，一口就着着了。”和尚道：“岂不闻人间私语天闻若雷乎？”未央生道：“论起理来，情欲之言本不该对师父讲。今师父既猜着，弟子不敢瞒师父说弟子道心尚浅，欲念方深。从古以来‘佳人才子’四个字再分不开，有了才子定该有佳人作对，有了佳人定该有才子成双。今弟子

的才华且不必说，就是相貌也不差。时常引镜自照，就是潘安、卫介生在今时，弟子也不肯多让。天既生我为才子，岂不生一个女子相配？如今世上若没有佳人则已，倘或有之，求佳偶者非弟子而谁？故此弟子年过二十尚未定亲，是不肯辜负才貌的意思。待弟子回去觅着佳人成了配偶，生一子以继宗祧，那时节良愿已酬无复他想，不但自己回头，亦当劝化室人同登彼岸。师父以为何如？”和尚听了冷笑道：“这等看来居士的念头一毫不差，只是生人造物的天公有些不是。若把一副丑陋形骸付与居士，居士具一点不昧之灵，或者能于正果。所以古来之人常有痲疾痲症，手折足翘，因受天刑而成仙。仙人也就是这种道理。居士只因赋形之时天公忒骄纵了些，就如父母爱子一般，幼少之时唯恐损伤皮肉，恼壤性情，不忍打他一下，骂他一句。儿子大来，只说皮肉性情是天地生成的，父母养就的，所以任意去为非作歹。犯下罪来受官府之鞭笞，遭朝廷之刑戮，方恨父母骄纵太过，至有今日。这副细异皮肉、骄纵性情不是好祥瑞也。居士因你的相貌是第一个才子就要去寻第一位佳人，无论佳人可得不可得，就使得了一位，只恐这一位佳人额角上不曾注写‘第一’的两个字。若再见了强似他的，又要翻转来那好的。这一位佳人若与居士一般生性，不肯轻易嫁人要等第一个才子，居士还好娶来做妾。万一有了良人，居士何以处之？若千方百计必要求遂所愿，则种种堕地狱之事从此出矣。居士还是要堕地狱乎？上天堂乎？若甘心堕地狱，只管去寻第一位佳人。若要上天堂，请收拾了妄念，跟贫僧出家。”

未央生道：“师父说‘天堂地狱’四个字，未免有些落套，不似高僧之言。参禅的道理不过是要自悟。本来使身子立在不生不灭之处便是佛了。岂真有天堂可上乎？即使些有风流罪过亦不过玷辱名教而已，岂真有地狱可堕乎？”和尚道：“‘为善者上天堂，作恶者堕地

狱’果然是套话。只是你们读书人事事俱可脱套，唯有修身立行之事一毫也脱不得。无论天堂地狱，明明不爽。即使没有天堂，不可不以天堂为向善之阶。即使没有地狱，不可不以地狱为作恶之戒。你既口明套话，我今不说将来的阴报，只说现在的阳报，少不得又是套话。古语有云‘我不淫人妻，人不淫我妇。’这两句是极平常的套话，只是世上贪淫之人不曾有一个脱得套去，淫人妻女，妻女亦为人所淫。若要脱套，除非不好淫则已。若要奸淫，少不得要被套话说着。居士还是要脱套乎，要入套乎？若要入套，只管去寻第一位佳人；若要脱套，请收拈了妄念跟贫僧出家。”

未央生道：“师父所言讲的样样透彻。只是为愚蒙者说法，不得不讲个尽情，使他听得毛骨悚然，才知警戒。若对我辈说理亦未必如此。天公立法虽严，行法亦未尝不恕。奸淫必报者虽多，奸淫不报者亦未尝不少。若挨家逐户去访缉奸淫，淫人妻女者亦使其妻女偿人淫债，则天公亦其褻矣！总之循环之道，报施天理，大概不爽，为人不善者不可不知道，就是劝化的大题目了，何必如此纳柱？”和尚道：

“照居士这等说来，世上的奸淫亦有不报的么？只怕大公立法并不曾使人漏网。或者居士忠厚，略有使人漏网处。据贫僧看来，淫人妻女而不报者古今并没有一个。书史所载，俗口相传者，盈千累万。居士请试想之，淫人妻女是得便宜的事，肯对人说，故知道的多。妻女被淫是失便宜的事，不肯对人说，故知道的少内中还有妻瞞其夫，女瞞其父，连自家也不知道，还说奸淫之报必无此事。直到盖棺之后，方信古语不诬，到那时节这了悟的话又对人说不出的了。无论奸人的妻女，才以妻女偿人淫债。只奸淫之念一动，此时妻女之心不知不觉也就有许多忘了。譬如自家的妻女生得丑陋，夜间与他交媾不十分起兴，心上想着日间所见的标致女子，把妻子权当了他，自取其乐。焉知此

时妻子心上不嫌丈夫丑陋，想着日间所见的标致男子，把丈夫权当了他，自取其乐？此等事人人有之，虽无损于冰霜之操，颇有伤于匪石之心。亦男子好淫之报也。举心动念尚且如此，何况身入其室，体压其层而鬼神不见，造物不嗔，使妻子为全节之妇乎！贫僧此言却不是套话。居士以为然否？”未央生道：“极讲的入理，只是还要请问师父，妻女者淫了人的妻女还有妻女相报，倘若无妻女者淫了人的妻女，把甚么去还债？这大公的法度也就行不去了。还有一说，一人之妻女有限，天下之女色无穷。譬如自家只有一两个妻妾，一两个儿女，却淫了天下无限的妇人，即使妻女坏事，也就本少利多了。天公将何以处之？”

和尚听了，知他大块顽石推移不动的人，就对他道：“居士谈锋甚利，贫僧就不敢当。只是这种道理口说无凭，直待做起来方见明白。居士请自待娶了佳人之后，从肉蒲团上参悟出来，方得实际。贫僧观居士有超凡入圣之具，登岸造极之资，实不忍舍万一到豁然大悟之后，还要来见贫僧，商量归路。贫僧从明日起终朝拭目以待。”说罢，取出笺纸提起笔来，写五言四句的一首偈道：

请抛皮布袋，
去坐肉蒲团。
须及生时悔，
休嗟已盖棺。

和尚写完递与未央生道：“粗笨头陀，不识忌讳，偈语虽然太激，实出一片婆心。屈居士留之，以为后日之验。”说完立起身来，竟像要送他的意思。未央生知道见绝，又念他是个高僧，不敢悻悻而去，只得低头赔罪道：“弟子赋性愚顽，不受教诲，望师父海涵。他日重来，尚祈收纳。”说罢依旧拜了四拜，和尚也一般回礼送他出门，分

别而去。那和尚的出处言之已尽，后面只说未央生迷恋女色事，不复容叙孤峰，要知孤峰结果到末回始见。

评曰：

未央生是一本戏文的正生，孤峰乃末脚也。他人执笔，定将未央生说起，引孤峰作过客。此独叙孤峰，极其详悉，使观者疑孤峰后来或有淫行，谁料却又不然。直到打坐参禅才露出正意来，使人捉摸不定。此从来小说之变体，乃作者辟尽窠臼处。即使他人用此法必至题旨错乱，头绪纷然，使观者不辨谁宾谁主。此独眉眼分明，使人看到入题处俱自了然。末后数语又提清线路，不复难为观者，真老手也。

第三回 道学翁错配风流婿 端庄女情移薄情郎

却说未央生别了孤峰，一路叽叽啾啾的埋怨道，好没来头。我二十多岁的人，一朵鲜花才开，就要教人削发修行，去寻苦吃。世上哪有这样不情的人。我今日见他不过是因他是由名士出家，胸中必有别样见解，要领略他禅机，好助我的文思。

谁想竟受他许多怠慢，又做一首乌龟偈赠我，教我怎当得起？我一个昂藏的丈夫，若做了官还要治天下，管万民，难道自家妻子就管不下？我今遇着好妇人，偏不肯当面错过。略作几桩风流罪犯，把自家闺门严谨，看有个男子来讨得债去。况且有妇人嫁我这样标致丈夫，就有别个男子来引诱他只怕也看不上眼。那失节之事料定是没有的。他方才那一首偈，论理就该扯碎了丢还他。只是后来相见要塞他毒口没有凭据，我且留在身边，看他后来见了悔过不悔过。思量已定就将偈语折好藏在衣带中。

回到家里，吩咐几个伴当各路去传谕媒婆，要寻世间第一位佳人。他原是个阔阔之家，又兼才貌双全，哪一个男子不愿得他为婿，哪一个妇人不愿得他为夫？自从传谕之后，日日有几个媒婆寻他说亲。小户人家任凭他上门去相，若是大户人家要顾体面，或约在寺院中，或定在荒郊外，俩下相逢，以有心装作无意，相得分明。惹了多少妇人回去害相思，他却个个都看不上眼。有个媒婆对他道：“这等看来别的女子都不是你的对头，只有铁扉道人的小姐名叫‘玉香’，才配得你上。只是他父亲古怪，定不肯使人相，你又定要相，这事又是做不来的了。”未央生道：“他为何叫做‘铁扉道人’？你为何见得他小姐标致？既然标致，为何不肯使人相？”媒婆道：“这老者是有名的